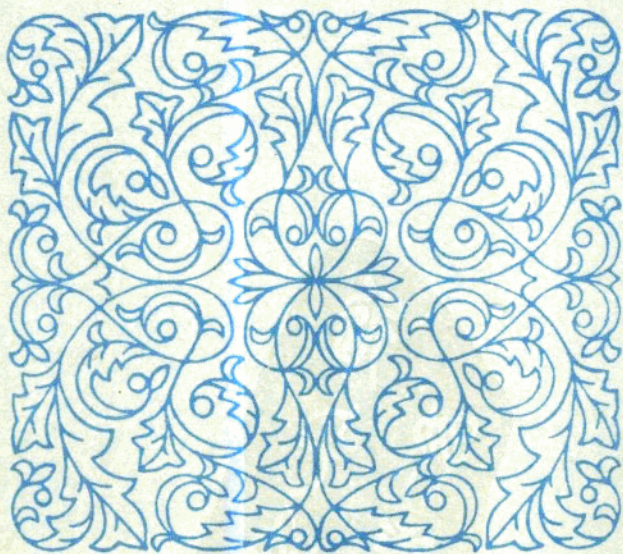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22 •



本書據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1929年版影印

柳序

李君長傳究心南洋各地歷史地理所著「南洋華僑史略」考證精覈敘述有法既脫稿載之暨南大學南洋研究叢刊中復加修正將印爲專書問序於余余讀而善之謂世之青年有志於國事者莫李君若也今之青年揭櫫救國糜餉殫精致可敬愛第病其言論思想囿於聞見時地之稍遠者舉弗深考猥曰吾持是亦足以敵外人之帝國主義而復已失之國權矣嗚呼彼狡焉思逞環伺于吾側者豈惟與吾頡頏于最短最近之時域哉其蓄慮也深其注目也大其積時也久如張羈絡爲一環姑置吾於中心徐蹙其外圍俾不自覺久而愈蹙愈小中處者始瞿然驚悟謂是非裂而斯之不可抑知其來也以漸束縛牽掣匪朝夕不審其脈絡所自惡由解其縛而廓然靡所礙哉南洋者吾國之門戶也自邃古以

至宋明惟吾族裔遊衍焉遠西之士涎其富沃雜進迭伺舐糠及米而吾族懵不之省侵尋及於晚近遂深入吾之堂奧而股削吾之婦孺使吾族早爲之所胡至於是然受侮遘閔至于今日而億兆人之心目仍局束於短時咫尺地拾唾乞墮覩焉不知已往之休戚幾何而可與虎狼競也往余講學各地恆詔學者必先攻史冊及地志稽史則其思力長諏地則其視力遠廣宇長宙皆吾分內事則其引以爲欣爲恥者自不域于一朝一國一省之內泱泱國風庶可漸復而益拓之李君英年力學與余志尙相同是書雖君治學之初恍然由是而益進焉其影響於吾國與民者寧有涯涘哉余故樂爲之序以諗今之青年云戊辰秋七月鎮江柳詒徵

黃序

民國六年春，始遊斐律賓，同年五月，有新加坡，馬來半島，檳榔嶼，蘇門答臘，爪哇之遊，八年春，有安南，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緬甸之遊，十年春，有斐律賓，暹羅，馬來半島，蘇門答臘之遊，自此「南洋」之名，入余腦海，日繳繞不去。重以籌復暨南學校，數與僑南人士接，粗知其繁榮所由來，與受病現狀，思筆之於書，人事卒卒，未克就，然心至今耿耿也。章太炎嘗爲湘鄉易本義序，「南洋華僑志」稱其拓迹史傳，於諸國形勢風教及與中夏交關之事，畧得梗概，亟旁求之，乃知易於書成年餘，病肺遂止，書印於日本，去今二十年，存否不可考矣。近於暨南「南洋研究」雜誌，屢讀李君長傳文，心儀之，渴欲物色其人，李君乃以吾友天放爲介，見示所爲「南洋華僑史」，而索爲序，有心哉李君也。

一部南洋華僑史，純是極慘苦的人民自力奮鬥耳。二千年間，惟元以國力征取緬甸、安南、爪哇、設婆羅洲行省。外此，無不恃人民自身之力，與天行戰，與他民族戰，九死一生而得之。宗國匪直無援，當時愚且酷之政府，轉加迫害焉。林道乾之被逐，郭惟泰之被戮於明巴城，僑民之被棄於清，其明證也。揮之不去，殺之不盡，孳乳蘇昌，以有今日，此其生活力，不可謂不强也。雖然，與土人戰，我有文化，而彼無之，故我勝。與白人戰，彼有國力，而我無之，我其何以自存耶？林道乾力能開港、渤泥，而不免於西班牙之迫走，張傑諸於安班、瀛羅、芳伯於坤甸，建小邦焉，先後被滅於和蘭，葉來占吉隆坡，一遇英人，無立足地，之數事者，苟獲有力政府，盾其後，此開邊拓疆之先聲耳。而乃奄然以盡，又非其明證耶？

吾遊南島，所最刺心者，所聞所見於僑人間，少商量，多詬誶，少諒解，多猜忌，少扶助，多傾陷，視國內殆有甚焉。謂無能耶？有自力奮鬥之史事在。謂有能耶？今竟不能連羣以招強壓。吾深思其故，蓋夫人羣組織，成於羣衆自覺者少，成於魁

桀強制者多。卽今能自覺之民族，其始莫不由強制來也。強制之爲用，就形式言，其物曰「法」，其事曰「政」。苟托生於他國統治之下，少數人自覺而無權，轉以其才且智，被嫉被擠於同羣，而無所保障，其強者百折不回以求伸，乃成相抗之局，懦者茶焉不敢有所自見，或且挺走以藉他力自衛，而嫉之擠之者，益復有詞，統治之者利其然，從而嫉之，使自相爭殺，以速滅亡。諡爲政治罪惡，固當。顧亦史書所慣見，讀史者所大哀，而不圖數數演於南島也。

南島粵男無業人力車者。閩女無爲娼者。異而叩其故曰：昔有粵僑之魁，警其僑衆，「若堂堂然，雖貧，毋得業人力車以自穢。」閩僑之魁，警其僑衆，「若堂堂然，雖賤，毋得縱妻女爲娼以自辱。」自此無敢犯者。今安得復有豪傑之士，大聲疾呼於千萬僑民之前，「若生計，若生命，孤且危至此。雖無拳無勇乎，毋得復相詬誶，猜忌，傾陷，乃至相爭相殺以速自滅，日滅若種與若國。」

惟史傳人，惟人造史。苟取人類大史而析觀之，亦惟千萬無名人之奮鬥，十

百有名人之倡導，與一二人有名人之發縱指示而已。三者相須以爲功，而讀史者往往注目少數而忽羣衆。雖然，一羣魁桀，亦何可少也？馬援史弼非所望於今矣。吾不遽祝夫鄭成功、林道乾、羅芳伯、葉來張、傑諸之復生，而先祝夫今後南遊之客，人人須爲法顯、義淨，歸而有所大貢獻於國人，其留南者，人人須爲鄭思肖、陳宜仲、惓惓宗國，愛之終身，相與捐棄私鬥，獻身公役，而尤願掬吾無上至誠，祝吾同胞之僑於南，或產於南，而從事農工商者，悉其才力，以創發實業，復悉其所獲得，還而創發文化事業，使我富力與智力，齊驅而並進，苟天生陳嘉庚百於南島，而華僑史猶不革新，吾弗信已。

十七年·九·二十一·黃炎培

顧序

李先生把他新編的南洋華僑史交我校訂，我雖在病中，確是很忠實地細看一過，覺得李先生編成這書，實在耗費心血不少，而且很有價值。

去年六月，我從南洋回來，在上海會見劉士木先生。他說：近來東方雜誌上有一篇關係華僑史實的著述，你見過麼？那一位姓李的朋友，你認識麼？我說：這位李先生，我卻不認識，是不是一箇『南洋通』？後來又在中華書局買得『華僑』一本，讀完以後，我問劉先生，這書怎樣？劉先生說：取徑很不差，可惜找不到那位姓李的朋友，和他談談。到了十一月初，劉先生將應鄭韶覺校長之聘，主任暨大南洋文化部，訪問編譯人才，因此想念李先生不止。後從大東書局方面探悉李先生所在，我就很高興地寫信給他，述及劉先生借重之意，久不得復。有一

天，我回鄉去了，李先生忽從湖北黃陂到上海，尋我着，去商務書館走走，和黃警頑先生談話，講起劉先生，一尋就着，而李先生從此加入文化部工作。我敘述這段歷史，是要表明李先生的研究華僑問題，由來已久，並非到了南洋文化部才掛起金字招牌來，冒充「假內行」呀。

我們到了南洋文化部，就和劉先生商量，着手編譯三種最緊要的書籍：（甲）南洋地理誌略，（乙）南洋通史，（丙）南洋華僑史，討論體例，搜羅材料，不上三箇月，李先生已編成第一種，只因繪圖費時，尙未付印。南洋史的資料，零星片段，雖已搜集得若干部份，仍然無從着手。講到南僑史罷，他們自身既沒有紀載，祖國從前的專制政府，又視出洋人民爲叛逆，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可想而知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吉利，美利堅等冒險家，因爲採集香料珠寶的緣故，絡繹而至南洋羣島，都在我國僑民之後。可是他們政治侵略的野心，經營地方的能力，遠出我們僑民之上。後來居上，強者爲王，而華僑竟退處服從地位，其歷史

亦遂附屬於西人拓殖史的篇末，支離怪誕，不可名狀。日本人到南洋，要算最遲了，然而有組織，有步驟，有國家的後援，縱橫馳騁，不可一世，歐美人雖畏之如虎，然竟不敢揮之使去，而反尊爲上賓。李先生在這部書的結論裏面說：『若祖國不強，則華僑能保持現在地位與否，尙不可知？』我們看了日本人在南洋的情狀，可以相信李先生的話，確然是不差的。

李先生做這本書的目的，是要同僑『明瞭過去，解決現在，推測將來。』南洋華僑的命運，既隨祖國之強弱爲轉移，僑胞們已捐資數百萬，完成國民軍北伐之功，我國政府宜如何勵精圖治，遙爲南洋華僑聲援，增進其留南洋的地位；而僑胞們也應該覺悟，寄人籬下，終非久計，一旦事業成就，倦遊歸來，大可出其餘緒，輔助祖國之建設，共謀國家的榮盛。

我們對於李先生編書的態度，應該表示十二分敬意。他把初稿給我看，覺得資料太嫌薄弱，我就告訴他：劉先生收藏關係南洋的書籍報章很多，譬如

僑務旬刊，他所有的，自始至終，完全無缺。李先生就到劉先生處搜尋資料，大獲而歸，於是拋撇舊稿，重起爐灶。等到新稿完成十之八九，我又在南洋中學圖書館西書部，替他找到了幾種新材料，可是格於館章，無法携出；李先生一聞我言，欣然願往，埋頭伏案地抄摘成冊，再來補充原有材料，始告成功。至若一名之細，一字之微，時與本部同人討論考訂，絲毫不肯放鬆，其有缺漏存疑之處，不是爲了藏書太少，就是因爲同人見聞寡陋，沒有方法替他補充糾正，那就不該歸咎於李先生一人了。

末了，我再說幾句希望的閒話：李先生本想編成一部世界華僑史，因爲材料過於缺乏，全恃西書的記載，編譯成書，斷難成爲信史，遂縮小範圍，改編南洋華僑史。盼望海內外同志，同時努力，搜集新資料，彌補此書的缺憾。而在李先生自身，也應不怕麻煩，積銖累寸，集腋成裘地繼續做去，假以時日，我看世界華僑史，說不定要成功於李先生之手罷，哈哈！

導言

華僑史的重要，有兩重意義。一華僑史占中國史和世界史中重要的一部，研究中國民族發展史，中外國際關係史，世界殖民史的，非明瞭華僑史不可。二華僑在國際問題上占重要的位置，如若研究南洋問題，華僑問題，對於華僑的源流和背景，非澈底的認識不可。

南洋華僑史不僅是華僑史的一部分，實在可以代表華僑史的全部。因為華僑世界底移植，可分為二大時代。十八世紀以前，為帆船時代，他們的活動，不過限於南洋。自十八世紀以後，才入輪船時代，由南洋而擴充到世界。南洋華僑史同世界華僑史的比較，可算西洋史同世界史，或中國史同東洋史罷。

我國華僑史的專書，恐怕還沒有出版過。據箇人所知，有幾箇大學，有華僑

拓殖史的一課，但是或因人才缺乏，沒有開課，或因講義缺乏，而以美國人宓亨利的英文華僑概觀做課本。至於中國普通歷史上雖有說及華僑之處，可是脫畧甚多，而且有錯誤之處。這就是我做這本書的動機。

六七年前我因研究南洋地理和華僑問題，而發生研究華僑史的興味，先從事於南洋華僑史的工作。曾把一部分的筆記，作了一篇論文，在東方雜誌二十三卷第五號發表。實在簡陋錯誤得很，但是蒙南洋好幾家報館轉載，可見得南洋華僑史是很需要的了。今年到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來工作，就把從前所未發表的筆記，加上些新資料，整理出來，成這本小冊子。

南洋華僑史的研究，有二大問題，一史料的來源，二史料的考訂。

南洋華僑史的來源，不外兩點。一中國文字，二外國文字。但是中國史書是詳於帝王而畧於民間的。清朝禁止華僑出海，對於華僑的事跡，更不注意了。外國書籍呢，當然是詳於他們本身，對於華僑也不留心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時常

取了幾十本書，有關及華僑史的，沒有十本。而且十本之中，難得一本書專論華僑的，至多一章一節罷了。至於最近事實也無專書可考，只有從雜誌報章方面零碎搜來。

大約南洋華僑史的取材，在歐人未東來前，以中國史書爲標準。因爲南洋土人的文化甚低，無古史可稽。就是歐洲人之研究南洋古史的，也莫不根據我國史書（如諸蕃志、佛國記、元史、明史等）或阿剌伯史書。但是土人紀載，也有爲我國史書所未詳者。如梁隋之間，中國公主下嫁暹羅及中國藝術之傳入，元代之建設行省於北婆羅及文萊王族同中國血統之關係等，也經採入。

歐人東來以後，歐人的紀載就比中國完備了，如馬尼刺的華僑慘殺案，有三大次，明史上只記載了第一次，乾隆五年紅河之役，中國人被殺者，在一萬人以上，中國紀載較詳的，只皇朝文獻通考所載之結果，只有舉火鳴礮相攻，殺傷頗多而已。至於馬來半島豬仔販賣之始末，咸豐七年沙勞越華工之亂，我國紀

載毫無痕跡可尋，也不得不根據西籍了。但是外人紀載，以他們自己爲觀點的，要換一付眼光去觀察，還須拿中國資料爲參考。否則代外國人做華僑史，甚至於間接代帝國主義做宣傳了。

就以上所說，材料的來源，勉強有着落了，但是還有一箇大問題。普通歷史只有材料多，可以精細的選擇。南洋華僑史，來源不易，得一史料，已經視同鳳毛麟角。就是盡量的採用，也不能洋洋數百萬言。若是嚴密選擇考證，更是所得無幾。我爲這箇問題，躊躇了許多時，後來毅然決然的，採取第二箇方法。但是有些史料，在可能的範圍內，予以保留。這也是研研南洋華僑史的初步，不得不如此的。

史料的選擇同考訂，可以提出來略講一些。

歷史上的迷信色彩，是不可避免的，南洋華僑史也不能例外。如中國書上說，什麼林道乾到崑崙山，因神龍爲虐，不能安身，羅芳伯讀韓昌黎文，驅逐鱷魚。西

書上說，一六〇三年菲律賓華人之亂，聖法蘭賽神出現於馬尼刺城上，而得勝中國人。崑崙山的神龍，可說是颶風爲患。羅芳伯的東方思想，西班牙的西方思想，在鬼神學未昌明以前，無論中外，只有割愛了。

查安氏的菲律賓通史載林道乾被西班牙人困於品牙詩蘭掘運河引舟出海而遁，頗有金兀朮掘老鵝河出江的精神。不過爲當時環境所不許，也只得割愛了。

乾隆五年紅河之役，華僑被害人數，據我國書籍所載，說三四萬人乃至五萬人。但是據西史所載，只有萬餘人，依照當日情形，也只好依外人之說。

我國坊間各種歷史書，皆有海盜泉州人李馬奔（一作李馬芳）攻馬尼刺之說，但是我偏查舊史，並無李馬奔其人。我國史書，固然略於海外事情，但是這樣一箇大盜，連名字都沒有，未免令人不服。後來查明史與坊間歷史所謂李馬奔同時的，有簡林道乾到過呂宋。詳加研究，才知道李馬奔就是林道乾。考李